

### 三十年代：逐水遷流

世界政局不穩，香港經濟蕭條，社會湧現不同思想。生活艱難，行船偷渡到美國和歐洲是求全的辦法。大戰在即，不論在哪個地方，都無法避免：應該留守土地，還是偷渡一搏呢？

上世代初，谷埔人跟新界東北的客家人開始永不完結的旅途。早期，村民在輪船擔任水手，藉此偷渡至美國。從村民吳馬送的生前經歷，可以窺看百年前的海上故事。吳馬送於六十至八十年代於船上擔任電機工程師，他憶述當時沒有移民的概念，新界人都擁有英國的黑色硬皮護照。只要他們覺得當地生活環境不錯，就「跳下船」留在當地定居。他親眼看到船上的同鄉在新西蘭「跳下船」找工作，落地生根。

當年戰火連天，偏遠的谷埔猶如淨土。谷埔，不只移民，也有遷來的居民，包括當年逃難至谷埔的革命家古大存和宋青。

人員交流促成文化互動。一九三二年，居美的村民匯款回村，建成村內唯一一所學校——啟才學校。同期，田心村亦陸續建成三棟精美的客家大宅，建築融合西方和客家的風格，成為谷埔地標。而從內地逃至谷埔的宋青成為啟才學校創校校長，為村落帶來知識。

### 村民的故事

#### 李來

李來二戰前為英國行船，於貨船做水手，負責伙食。船上設有高射砲。一次船員受命要向天發砲，不料砲彈倒貫，在船員身上爆開。無人敢收拾那四分五裂的屍體，要由上級勉強善後。大戰最激烈的時候，船員眼見周邊的貨船先後被魚雷擊中，人船皆葬身火海，因而吃不下任何食物。他乘坐的那艘船都被擊中，有水手為取回金錢而被困在船上慘死，他亦被燒至重傷。被拯救後於醫院度過數年，臉上的疤痕和失去的小指成了劫後餘生的印記。

#### 宋青

宋青是啟才學校創校校長，出世於廣東五華，一九二四年畢業於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，參與革命事業，組織農民運動。後來為了逃避國民黨追捕，與同鄉古大存移居谷埔。一九三二年，他參考黃埔軍校的外貌，設計並創立啟才學校。一九三七年回廣州參與抗日時不幸意外身亡。

### 六十至七十年代：居英出城

谷埔不再局限於新界東北。村民散居荷蘭、德國、澳洲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英國、美國、巴拿馬等十三個國家，當中最熱門的是英國。

五十年代初，英國開放新界原居民移居，鼓勵村民外闖。問題只是移英，還是去市區？

香港進入工業化時代，城市提供大量就業機會。然而鄉村缺乏支援，離開變成唯一選擇。離鄉，是無奈，也是希望。鄉村在城市化的影響下，無法再獨立生存，昔日沙頭角墟市養活印洲塘十多條村的自給自足經濟模式不再復見。谷埔成為香港經濟的一根螺絲釘，負責向市區輸出勞動力。

村民眼中的出走，不是移民，而是「捱世界」。離開的人帶來知識和資源。留英的村民，帶來擴建啟才學校校舍的資金。遷至市區的村民何瑞庭則學會天線技術，為谷埔、梅子林和荔枝窩等村建立發射站，帶來電視服務，令留在村內的長者能接收到城市的娛樂和資訊。



七十年代村民於啟德機場送別赴英的村民

## 八十至九十年代：回港拼搏

香港經濟蓬勃增長，機遇處處。海外村民開始從外地回港，但他們全都落戶市區。鄉村的吸引力不足，無法改變衰落的命運。

七十至八十年代到英國的村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。在外地出生，新一代的谷埔村民與村的關係較薄弱。隨著啟才學校收生不足，街渡的使用率下降而相繼被迫結束。

這時候海外回流的村民、海外出生的僑民都支持鄉村發展。從英國回來的村民，包括楊瑞良、宋湘如等於英國完成大學課程，回流後為村落爭取改善交通網絡。他們於英文報章投稿發聲，收集三百多位村民的簽名，並在堤壩上寫大字請願，再遊說官員。雖然未能成功，但改善了連接村內外的行山路。

踏入九十年代，城市急速發展，村落人口流失。村內人口不足三十人，並以老人家為主。為了照顧村內的老人家，海外村民集資維持街渡的運作，聘請船夫，讓他們往返沙頭角。一九九八年，街渡無法繼續經營而停航，村民出入只能依靠行山路或租用私人船隻，因此直至二〇一〇年為止，再沒有村民居住於谷埔。

## 村民的故事

### 宋煌貴

前村長，曾任教於啟才學校。赴英完成大學學位，一九八〇

年回港生活。他為記錄啟才學校首任校長宋青的故事，遠赴五華、廣州、北京等地翻查舊檔案，為村撰寫歷史。八十年代，他於新年的村民大會擔任文書。他懷念昔日谷埔新年的熱鬧，希望更多村民回來重聚在一起。他樂於幫助村民，會陪伴年長的海外村民到市區辦理禁區紙等文件，亦會協助維修啟才學校。

### 楊玉峰

現任村長，畢業於啟才學校。童年於村內織籃賺錢，後到九龍紙廠打工，精通紙廠的大小事務。他熱愛村內事物，因而移居英國後再回流谷埔。當年他走在潮流尖端，穿喇叭褲、爆炸頭。婚禮以傳統儀式舉行，亦是村內最後一次舉辦的傳統婚禮。一九九五年回港後積極復興村落，他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，將家族的大屋改建為教育研究基地。他亦聯合村民在五肚復耕，修復村內唯一的天然水池，讓瀑布重現往日的美麗，帶領谷埔走上旅遊和保育之路。

## 二〇〇〇年代：倦鳥知返

經歷九十年代後期的荒廢，村民開始回村生活，亦有來自不同地區的香港人移居分村海下村。村民由定居慢慢變成到村裡生活。他們打理祖屋和生意，回村成為他們的樂趣。二〇〇〇年，楊丙生創立松記士多，提供客家菜式。同年宋伯士多開張，為遊人提供小食。近年何瑞庭建立農具博物館，李雅婷和其家人創立「季食」，推廣客家文化及農業復耕。村落正在改變。

新村民為村落帶來新方向。鄉村由農耕，變成推廣文化和旅遊為主。科技和航運的發展，讓海外和本地村民之間的交流更頻繁，谷埔歷史變成村民的共同語言。

## 村民的故事

### 何仲瑜

何瑞庭的姪兒，從事工程，是復修大師。近年，他收集村內廢棄的木條和鐵器，將其改造為不同傢具（枱檯），並贈予年紀較大的村民。他亦協助村民維修祖屋，進行小型工程。他喜歡蒐集村內的文物，曾花上一星期修復將近百年歷史、已生鏽的何家豬肉刀。

### 李安有

「無法一個人做，好無奈，要幾家人努力。」二〇一六年，他和太太回村組織五戶村民，向水務署申請自來水供應，成功吸引其他村民回來生活。他無師自通，花上八年維修祖屋。他先後更新電錶、將傳統鐵窗換上玻璃，翻新已經生鏽的器具，包括欄杆、大閘、窗戶，及椅子。他只能透過 YouTube 學習，或翻查書本，自學成為裝修達人。

## 聚散故事未了

百年來，谷埔經歷四次移民與回流潮。回首昔日繁榮，今天卻只留下

平靜。谷埔像香港大多偏遠小村一樣，人去樓空，只剩下一人長住。

一切是否可避免呢？移民是時代使然，但村落衰亡不是必然。若多向鄉村投放資源。如同在戰後成立嘉道理農場，鼓勵鄉村養豬、種水果，或許結果並不相同。但俱往矣，去留聚散的故事仍會繼續，不論在谷埔，還是香港。

百年前滿是鄉民的繁華已不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比肩接踵的遊人，爭相拍攝那被灑上金黃夕陽的蘆葦田。科技拉近了距離，但人去，除了樓空，還有其他可能性嗎？過去移民一代，為谷埔帶來啟才學校、客家大宅和街渡。今天會是什麼呢？

對於偏遠鄉村而言，移民不代表滅亡，反而是自救。從外地來的資金和知識，為自給自足的鄉村，帶來創業機會，帶來更多可能性。政府對鄉村的投資日漸減少，村民尋找的不只是生計，也是鄉村的出路。谷埔從一條農村，轉變成以歷史和生態保育為主的鄉村，靠的是海外和本地村民的努力。

村民走出了第一步，但政府能否協助村落轉型呢？鄉村最缺乏的不是資源，而是方法。離散的社群倚賴谷埔的歷史、家鄉的記憶來維繫。舊照片，變成大家的紐帶。